



暗影地带

都市新问题小说

林宋瑜 / 著



身体为什么总

在背叛灵魂呢？灵魂

并不想轻易道德，它愿意遵从

普遍道德的原则行事，它希望自己

乖巧驯顺，但身体却有它强烈的开闢好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都市新问题小说

◆ 林宋瑜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暗影地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影地带:都市新问题小说/林宋瑜 著.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12

ISBN 7-207-05267-7

I. 暗…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437 号

责任编辑:梁玉梅

装帧设计:李 梅

版式设计:赵冬梅

都市新问题小说

暗影地带

林宋瑜 著

出版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电 话 (0451)2344674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8 2/16

字 数 190 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267-7/I·744

定价:13.5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
作者
简介
◎

林宋瑜，1964年7月出生
于广东潮阳，文学硕士，供
职于某大型文学刊物，现居广
州。已在《大家》、《作家》、《上
海文学》、《北京文学》、《山
花》、《小说评论》、《文学自由
谈》等刊发表散文、小说及评
论多篇，已出版散文随笔集
《伊人面壁》、《城市森林》等。

编 者 的 话

她们是时尚、精灵、开放、善感又丝毫不乏理性的女性,她们是栖居在大都市中酷爱着物质生活,又沉迷于生产精神产品的女性,她们是能将“百炼钢”化成“绕指柔”的温情的女性,她们是带点女性主义却毫不拒斥男人的女性,她们是本套丛书的作者。

基于她们女性自身的细腻、缜密的情感体验优势及在理论上精深的学养而造就的男性的理性化思维,她们写两性,写两性世界,写都市人精神世界及其生存现状,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就诞生了这套都市新概念、新原则、新问题、新叙事小说。

物质的丰裕,观念的变革,自我的淘洗、外部世界的熏染加之情感的寡淡与饥渴,进入新世纪的都市人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婚恋观念和性爱观念已悄然发生变化,本套丛书力图从这些复杂细微的变更中向读者揭示一部分都市人尤其女人的惶惑与彻悟、放纵与内敛、虚弱与坚韧、阴柔与独立、狡黠与执迷、叛逆与回归的内心世界……

KAI 36/05

最重要的仍然是爱

(代序)

大千世界，悲喜交加，人莫不为情所惑，为欲所迷，生生死死，演绎不落的人世剧目。人表面看彼此攻讦，牙尖齿利，浑身芝刺；但在内心深处，总是脆弱得很。渴望着爱人与被爱；只可惜，却总是阴差阳错。《乱世佳人》中的郝思佳与白瑞德，他们都是极爱，那强烈的个性与强烈的爱纠缠一起，但他们却以彼此伤害的方式，将对方戳得伤痕累累的方式表达着一些言不由衷的错误信息。他们最终无法忍受，一对鸳梦佳人，终是劳燕分飞。这里面，似乎郝思佳的责任更大些。她明白他对她爱，却用各种办法折磨他，以逼出想像中的爱是什么样子。没有什么模式，只有女人用你的心去了解和接纳既有的，创造和发展未到的。

女人你无论怎样说你想透了，但接下来你要做的仍然是爱而不是恨。爱，是人来到这世上的天职，尤其女人，爱，是上帝交到你手里的重要使命。你惟有爱，才会摆脱庸俗的摆布与偏仄的奴役。

1

电话铃响了，“叮……”，这时电话铃响了，响了很久。

她正捧着一个蓝花瓷碗，一小勺、一小勺往嘴里送，有一搭，没一搭，汲着竹丝鸡汤，汤里放有鱼胶西洋参红枣枸杞子，黑油油的，冒着热气，中药材的香味，若有若无，一看就知道那是用老火慢慢熬出来的汤，内涵丰富。她屈膝而坐，眼睛盯着电视，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正底气很足在说话。她看着喝着，喝着看着，心不在焉。电话铃像一股浓烟弥漫了整个房间，她并没觉察，她在这浓烟的包围之中。当时天还没黑，太阳肯定是下了山，不过阳台外的路灯仍未亮。当她终于听到铃声，就侧腿起身，点了一下遥控器，把电视的声音关了，然后去接电话。她面无表情地“喂您好”之后就等着对方回答。电话另一头陌生男子的声音传过来，他自报姓名，然后说我是在加国枫城给你打电话。她愣了四五秒钟，才反应过来，她客气地笑着说：“哦，哦，我想起来了，你好。”

她当时的心确实是怦怦跳了几下，但只有她自己听得到。日光灯照着搁在书桌上的鸡汤，油珠儿闪闪烁烁，她目光落在那里觉得那真像是一个微型的湖泊。陌生男子在继续说话，声音带点磁质，清晰而沉稳，几万公里的空间距离一点也不损害它的效果。她无声地笑了笑，嘴角明显翘起，似乎有一点点开心。她看过他寄来的两张照片——坐着和站着，样子清瘦可谓玉树临风。还读了他的来信，字很大，有点合不拢，不过一笔一划很认真，所以她脑子里

有好印象。

他在电话另一头说，收到她的回信，很高兴她作出回答和提问，他认为她是一个诚恳而直爽的人。她说是的是的我就这样的性格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

路灯倏地亮了，从窗户斜斜照进来，但没有盖住日光管的光。她干脆伸出手把室内的灯关掉，在一种昏黄的光晕笼罩中煲电话粥，还是越洋长途，是否有点奢侈？这一会儿她肯定是走了神，他在喂喂喂拼命地喊，他说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她听到了，她说听到了我正在听着呢。其实这一段他说了什么，她是漏掉了。

你的牙齿很白很整齐，你的手真漂亮，怎么能够这么修长？他在赞美。

有没有，不好意思。她一连叠摇头，好像他正在盯视着她，目光穿过看不见的电线，她感到局促不安，脸上浮泛起羞涩的红晕，答非所问。

他说我很高兴能认识你，这就是缘份吧，希望我们能珍惜。

她不由自主把身子直了直，有点怀疑这是否真是一件需要严肃对待的事。

广州正是酷暑的时节，尽管屋内开着空调，温度是低了，空气并不清爽。所以他在说枫城的空气是甜的，她马上就嗅到一股幽幽的植物清香袭来。她由衷赞叹：“那是个好地方。”

他笑出声来，她感觉到他的高兴。电视荧光屏上已换了好几个栏目，没有声音，只存光影闪烁。通过这不断流动的彩色画面，她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她有些急，这么长的越洋电话，似乎有几个小时了，她想不可以这么破费的。她于是就说，“我们多写信吧，电话太贵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我可从来没有往国内打这么长的电话，真是的，怎么就几个

小时了呢。不过我打得很开心，我要打的，你不愿意吗？你累了吗？”他在另一头嘟嘟哝哝。

“不不不”，她声音响亮地辩驳，“但这样打电话真觉得不安。”她声音又像泄气的球一点点地瘪下去。

我们今后不可忽视任何物件，不要以为它们没有生命，它们就任由你的摆布。譬如道具，它置身于舞台，它就是戏剧的一部分，不可切割，而且意味深长。还譬如电话，在这个通过电话展开的故事里，细节几乎都是通过它连缀成片。语言依靠它高高飞过苍白的纸页，不必留下痕迹，但语言因此改变生命的状态。

听到她这一高一低的声音，真让人焦急。世上有一种人，心理年龄像是永远停留在十八岁的梦乡。对于青春年华的消逝，似乎毫无察觉。他们怀着童稚之心看待世界，他们相信语言的力量，相信爱情是两性至高无上的关系，相信承诺、信任、理解、宽容等等抽象而深奥的哲理。他们在这样的哲理指引中进入成人社会，步履艰难。

“这是一个难忘的美丽的夏夜。”

她后来在日记本上很抒情地写上这么一句。

“嗯，我要一条条地回答你的问题了。”他顿了顿说。

他们一应一答不停地说着。

时间云彩一样随风而逝，两个互相陌生却心情兴奋的人一点也没有察觉。他们仿佛是在大山里迷失的旅人，对每一道岔口都深怀期冀。时间正是在漫长的寻觅中消失的。

此时窗外有几声喧哗，对面的人家又有什么家庭聚会。搓麻将、弹钢琴或者放音响等等世俗性欢乐常常从那些门户里传出。

她从这些声音中闻到生活的种种味道，她的情绪和心境往往决定她对这些味道的喜恶。今天，她的耳朵里充满温暖，洋溢着热情。从遥远的彼岸和近在咫尺涌来的声音，它们竟然那么日常和朴素，甚至琐碎，一点点地吞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孤寂。不会错，我需要这样的声音。她倾听着正在走进自己体内的声音对自己说。

他还在像一只蚊嗡嗡嗡嗡在耳畔：“如果天使真的存在，我相信薇薇安和风儿是上帝派来的。上帝肯定听到我在深夜里的祈祷了。我想告诉你我的过去和我对生活的想法。”

.....

“你哭了？你好像在哭。我希望能从电话线里伸出手来替你擦眼泪。”

“你喜欢写文章，你还喜欢什么？对了，你说你喜欢音乐。我去换一套好音响，让你听最好的音乐。我要带你去拉斯维加斯。呵，太好玩了，那里太好玩了。音乐就在空中回荡，大地都在震撼。这里的华人中文不行，他们看不懂你的文章的。不过我懂，我能看得懂。你想想呵，我还是英文系毕业的。我做你的第一读者，我说好看你就发出去……我会做菜，会做家务，你相信吗真是这样的。枫城没什么家务可做，都电器化了。啊，你喜欢孩子，那你也可以去做中文教师，办幼儿园。你不会缝衣服吧？对，对，你当然不会，我随便问问，你就做你喜欢的事情，你开心我就会开心。我们以后去旅游，我们去欧洲我们去非洲我们要走遍全世界我们很老的时候我们还在走……我们就过一种普通人的好生活。好吗？你能答应我吗？她很多年前离开我，她跟一个有钱的香港老板跑了，因为我是个穷留学生。你不明白的，你不会明白留学生的打工生活，那是恶梦，真是恶梦。你别哭，你别哭，你一哭我更难过，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我已对生活心灰意冷。你的照片你笑的那么灿烂，你怎么

有那么灿烂的笑容，一点阴影也没有。看着这样的笑容，谁都会受感染。我多少年没有笑了，笑不起来。我真想像你那么地笑。我每天都不想回到空空的屋子，不想做饭，一个人吃饭真的没意思，一点味道都没有。这里的人，谁也不理谁，朋友很少很少，真的老死不相往来……我会待你很好，都听你的，我会努力去挣钱。我想天天见到你的笑容，生活一切从头来过，我不要仅仅活着……”

他不停地絮叨，犹如一只拧开的水龙头。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她听得呆呆的，这一刻她不仅感动了，她还确实被深深打动，像是初听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她看到一个比她更寂寞的灵魂，内心比她更荒芜。他就仿佛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失去玩伴，失去关注。他在乞讨牵手，乞讨同行，他捧出大把花花绿绿的糖果纸，他伸出手，一点也不吝惜地说给你都给你，你别跑，我会带你去一个秘密的好地方，只有我和你。我会替你遮风挡雨，别跑，千万别跑。

她摸了摸自己的脸，湿湿的一片，淋了雨的叶子似的。她怀疑是否做了一个梦。这个男人，他的世界与自己的太不相同了，但他怎么就说出了她对生活的感想？她在空中飞舞多年，她究竟抓住了什么呢？她心里在说，我现在只要一种简单的快乐，带有烟油味的温暖，就如他所描述的，甚至就像对面人家，有什么不好？那才是踏踏实实幸福感。相比之下，喧闹的追名逐利，灯红酒绿的虚像，甚至那些虚拟的诗情画意以及象牙塔里的冥想……无非是稍纵即逝的虹霞，过眼烟云。

他从地下冒出来，她从空中降落，他们就这样在地面邂逅。

如果说，人的一生出现重大的转折是契机，那么契机并不是外部的偶然。我们的内心深藏无数的种子，有的会死去，有的萌发。

那些萌发的，我们便以为契机到来。观照我们内心，我们所需要的，是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

有一天，一个声音在她耳畔轻轻地问，你真的那么热爱大众生活吗？她侧过头来，认真回答虚空中的声音，是的，大众的生活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生活。那些不快乐的灵魂，都因为它们总要拖着沉重的身躯飞翔。

声音静下来，它无言以对，因为找不到辩驳的依据，声音屈服于她的善辩。这种屈服意味着眼前还有浓厚湿滞的雾障。

一个多月前的夜晚，广州还没到酷暑，空气湿漉漉滴得出水来，就像天空披挂满刚洗过的大被单。她关门闭户一张接一张地看盗版影碟。风儿就在这时敲开她的门。风儿刚烫过头，焗了油，黑漆漆的蓬松的头发就像飞扬的翅膀，令人为之一振。

她开门的时候就对着这张扬的翅膀坏坏地笑，一种鼓励性的抨击。

风儿不理这一套，把一个鼓囊囊的皮包搁在地上，一屁股就坐在坐垫上。风儿伸出白白胖胖的脚丫，得意地晃了晃：“小姐，我要去上海出差了，要见许多哥们儿姐们儿，所以把你那红艳艳的指甲油拿来吧，嘿嘿，我要把脚指甲涂得漂漂亮亮的。”

她沏了半杯茶，再兑了些凉开水，然后递给风儿。

风儿摇头：“喝不得，就给我白开水行了。”风儿靠着衣橱，向她直摆手。

抽屉里有四五个形状各异的小瓶子，她拣出最鲜红的一个，她挨着风儿，专注而一丝不苟地帮她画脚指甲。屋子里是女性淡淡的香气，与外界保持了距离。轻柔的呼吸声在空气中就像是淡如薄烟的音乐，静谧里荡漾着一种跨越时代的古典浪漫。风儿喜欢

这样的角落,喜欢她这样的女性,所以风儿经常在夜晚夹卷着街市上的尘嚣敲开她的房门。

风儿瞧着自己十个脚指甲已经变成绽裂的石榴籽,满意地撇了撇嘴角,然后才抬起头来寻找她的眼睛。风儿就是如此风情万斛呵!清晨起床一边给还在酣睡的丈夫儿子做早餐一边手捧海德格尔中译本,在水泥钢筋砌构的楼房里诗意地栖居,描眉涂甲之后又绷着面孔与人争论知识分子话题、富人穷人什么的。风儿崇尚精神也热爱物质,风儿的双手总是敞开着拥抱生活拥抱她喜爱的男人女人。此刻风儿就紧紧盯视她,犹如一个转着水晶球的女巫,却流露温厚的表情,对着喜爱的女友打量一番之后,就像朗诵诗歌:“你的眼睛如水,清澈明净但没有火。这个可恶的潮湿的屋子,是不是把你闷傻了?爱情,我祈祷爱情在你身上降临。”

风儿抒情的时候,她扯起一条小丝巾飘舞,还蹬着一双赤裸的脚,跳来跳去,配合着风儿的话语。两个人,像是在演出双簧,然后笑成一堆。

她们经常这样谈论生活,而且是那些激动人心的非日常的生活,犹如飞扬的蒲公英,生活在她们的话语里是那么有魅力并且富有传奇色彩,每一处细节都是业已点化的花瓣、水滴、草芽和云彩。她们看似不食人间烟火,其实念念不忘吃喝玩乐,常常招数怪异。她们在那些喧闹的虚假繁荣的场景中梭子一样地来回,却又冷眼旁观。她们只有在关起门来成为“姐妹们”的时候才真正表达自己的愿望、喜恶和贴心贴肉的感受。她们对于俗世的生活譬如家庭、譬如男人、又譬如名利爱恨交加,所以往往上天入地极像个流窜犯,心灵就在动荡中烦躁和迷惘。这样的历练这样的煎熬其实是一个精深的锻造过程,锻造出来的不是人精也像巫女了。风儿接近这样的境界,风儿不再脱落皮囊和内心淌血,风儿常有的口头禅

是：“清楚得很呢。”所以风儿有资格调教她点拨她。

她手捧青花瓷日式茶杯，抿着茶水对着风儿笑。她不是很能听得进风儿的话，有点自以为是，她觉得对待生活最好的态度是顺其自然，悠然自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才是真境界。当世上的一切都成为高速方便的产品时，她还愿意把自己的心灵和自己的生活当作手工艺品来打磨，所以对于风儿的话，她总是将信将疑，她认为自己与风儿是很不一样的，但她喜欢风儿，喜欢风儿的温情和智慧。

鲜艳的脚指甲显然给屋子带来热闹和明媚，气氛里渐渐浸出些微柔软和亲切。她仰着头，语调伤感：“还是生活里的细节有意思，爱情却是太遥远。爱情，你要为它准备受伤。”

是这样的，只有把心包裹起来，才能免受情感的利器不期而至。她，六十年代出生者，彷徨与摇摆的一代，行走在边缘的一代，向往理想不务现实的一代，心还没有长上厚厚的茧，却只有自己把自己捂起来，这是最好的鸵鸟政策，也是这一代人擅长的手段。她似乎对爱情不敢抱太多的奢望，却对未来又总是怀有一种含混不清的向往，究竟在期待什么呢？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日子便在这半明半暗的游移中一寸寸地短了。

风儿瞅着她，心底却是有些痛。风儿觉得她这样的女子如今已经稀少，犹如那些在沙漠化土地上逐渐消失的天然植物，她的日子显得落寞。这件瓷器是不该置放在角落的，应该在显眼的被欣赏得到的地方焕发光彩。风儿这样想时，就替她有些不甘。风儿的眼神有些诡异地闪了闪，然后“嘿嘿”地干笑几声扯了她一下，说把你的照片拿来，我看看。她情绪骤然高昂起来，要看哪些照片

呢？我去拿。

自恋的人！她的巨大的老式五斗柜里满满塞了几十本相册，大大小小五花八门，她很愿意展览。

我们每一个人确实首先是最爱自己。孩子在热爱自我中成长，从自我的目光去看待外部世界。我们在不断地成长中屡遭创伤，我们因爱自己和渴望自己被爱而孤独、失落并哭泣，我们也因此成长，意志坚强，然后一点点抛开自己，融入社会。但有另外一些孩子，天性心灵敏感，因此脆弱，因此拒绝成长。他们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镜子，他们几分自闭几分自恋甚至几分自虐。她的身上，究竟有没有潜藏这些因子？

她似乎吃力地拉开大抽屉，取出两本新相册。一本是她得到影楼优惠券拍的艺术照，化了妆穿旗袍戴帽子脖子上套着闪闪的水晶珠链，美艳、怀旧、淑女，同时作秀；还有一本是她在西北大草原上拍的，蓝天白云青草地羊群和真正的骆驼，辽阔的背景下，她一身牛仔褲短风衣打扮，龇牙咧嘴地傻笑，风把身体的线条毕露无遗勾勒出来，衣服似乎也是自信自满地夸张着折绌，感染力就从这色彩和形态中扩展开来。她现在正兴高采烈对风儿嚷嚷，看我摆甫士吧，看我在旅途中吧。风儿笑着看着，仔细端详，然后从影楼艺术照和草原旅途照中各挑出一张，晃了晃，对她笑眯眯，小姐，我要拿它们去相亲。

她抱着相册跳了起来，瞪着风儿，就像瞪着不速之客。

事情就这么样没有任何预兆地开始了，仿佛夏天里的雷阵雨，东边日出西边雨。她一直在疑惑，我的生活里有这一页吗？但生活来不及她去核实真相，来不及去细细推敲，它必须一步步地向前

推进。

风儿就这样在她的屋子里拨通了上海长途，风儿在与薇薇安通电话。风儿告诉薇薇安，她嘱托已久的事，她突然想到合适人选了。女人的笑声在几千公里的空间窜荡，那根电话线似乎都要胀裂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好事情，每个人都因为好事情而心情愉快起来。

风儿的老朋友(风儿的朋友遍天下)薇薇安是一位时尚专栏写手，薇薇安是她广为人知的笔名。薇薇安的未婚夫小余在加国，他们的越洋长途里不断出现一个陌生男人的名字，这个男人的名字就像是他们娱乐的线球被抛来抛去，小余希望薇薇安能帮这个陌生男人找个女朋友。

陌生男人是什么人呢？陌生男人就是现在给她打电话的男人。

当她同意风儿把照片带走的那一刻起，她事实上就向现实作出妥协的姿态。她在潜意识里说服自己，她认为就当作认识一位远方的朋友吧。这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我们常常看不清自己需要什么，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最了解自己。她是那么害怕孤独，那么害怕被人视为另类。人为了逃避他所害怕的事物，他需要进入一些他以为合适自己的境地。她此刻觉得从众是一条坦途，走的人多了，就是阳光大道。她要清理自己身上不合群的因素，与众人走到一起来。

她以为她选择了什么，她并不自知她逃避了什么。

风儿已经让十个红彤彤的脚指甲从黑色皮凉鞋里张扬出来，

现在它们在淮海路上的名牌专卖店里窜出窜进，比舞台下那些晃动的荧光筒还荧光筒，令人眼花缭乱。你需要一条晚上社交场合的长裙，这条意大利仿真珍珠链适合你，买一顶帽子吧，女人帽子不嫌多的……薇薇安不停地撺掇着，她是热闹的时尚专栏写手，是时尚中人，以引领白领丽人走向国际化时尚为己任。此刻，她发自内心的心巴不得风儿走完淮海路时已经面貌焕然一新。

街上的霓虹灯亮起来的时候，她们才发觉天完全黑了，肚子咕咕叫。这时，风儿也才记起还要赶到乔家栅去赴约。她的脸红扑扑的，被五彩缤纷的霓裳美饰煽动起来的激情还没有消褪。她感到疲惫，眼圈有点浮肿，她让薇薇安赶紧拿出粉底和口红，替她修饰一下。风儿的手在伸进挎包里时，碰到一个薄薄的信封。喔！照片，她的照片。

从橱窗里透出来的昏黄光线斜照在照片上，彩色的形象被镀上一层古铜色。薇薇安瞄都来不及瞄，就塞进软软的黑色小皮包里去了。她们就这么匆忙地完成了她的照片的移交工作。

这天深夜，薇薇安在接到未婚夫小余的电话时，就告诉了这件事情。薇薇安一手握着话筒，一手拿着她的照片端详，然后对小余说，这是一个看上去蛮斯文蛮自然的女性，知识型的。薇薇安边说话边在房间里晃动来晃动去，踱到梳妆台前，瞥见说话的自己，薇薇安觉得自己是世上最漂亮最妖冶的人。知识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老土、死板、缺乏魅力。女人要有妖气，所以薇薇安端详着照片里的人，最不屑的是她没有妖气。不过，薇薇安不会把这话说给小余，薇薇安明白，有些事情要去做而不能说，这种分寸，她自信把握得好。再说，薇薇安也没见过他，准确点说，对他是陌生的，所以对做红娘的事并没有多大的把握，她只不过是完成了未婚夫交给她的一个任务而已，重要的还是要让未婚夫知道自己为他尽心尽